

· 世界文学名著 ·



悲惨世界

上 下

Les Misérables



(法) 雨 果 著

李 玉 民 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世界文学名著 ·

悲惨世界

上 下

Les Misérables



(法) 雨 果 著

李玉民 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 阳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悲惨世界：全2册 / (法) 雨果著；李玉民译. —
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17.6 (2017.8重印)

ISBN 978-7-5313-5219-8

I. ①悲… II. ①雨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1509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chunfengwenyi.com>

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：110003

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选题策划：单瑛琪

媒体联络：刘 维

团 购：刘静波

责任校对：陈 杰

版式设计：杜 江

字 数：1244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6月第1版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13-5219-8

定 价：78.00元(全2册)

责任编辑：张玉虹 姚宏越

统筹发行：郝庆春

印制统筹：刘 成

封面设计：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

幅面尺寸：145mm × 210mm

印 张：47.5

印 次：2017年8月第2次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：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024-23284384

主要人物表

冉阿让——小说的男主人公，苦役犯，在卞福汝主教的感化下洗心革面、弃恶从善，成为义工，并兴办工厂，救济穷人，将珂赛特抚养成人。

芳汀——小说的女主人公之一，美丽善良，富于爱心。从小失去父母，遭花花公子玩弄，生下女孩珂赛特，为了养活女儿，她不惜卖掉自己的头发和牙齿，最后沦落为妓女，在贫病交加中死去。

珂赛特——小说的女主人公之一，芳汀的女儿，美丽淳朴。小时候被寄养在德纳第夫妇家中，备受欺凌，后被冉阿让救出，成年后与马吕斯相爱，结为伴侣。

沙威——法国朝廷的警探，对自己的职业高度热忱，铁石心肠。他一直追捕冉阿让，最后受感化，在信念幻灭中自杀。

卞福汝——原名米里哀，法国南部地区迪涅的主教，学问渊博，生活俭朴，好善乐施，富于同情心，是宗教和世俗道德的最高典范。

德纳第夫妇——一对市侩贪财、冷酷自私的小店夫妇。

彭迈西——拿破仑时代的旧军人，马吕斯的父亲。在滑铁卢战场上作战勇敢，身负重伤。拿破仑曾亲自封他为男爵。

马吕斯——彭迈西的儿子，共和党人，内热外冷，慷慨自负，勇往直前。他与珂赛特相爱，几经波折，最后结婚。

爱波妮——德纳第夫妇的女儿，善良宽厚。心中一直暗恋马吕

斯，渴望爱与被爱。后来为救马吕斯而死。

伽弗洛什——巴黎街头的流浪儿童，开朗乐观，俏皮幽默，酷爱自由。在街垒起义中勇敢机智，直到最后壮烈牺牲，仍唱着幽默的歌曲。

马伯夫老爹——巴黎普通市民，在街垒起义中不顾生命危险，攀上街垒竖起红旗，结果壮烈牺牲。

安灼拉——大学生，坚定的共和主义者，巴黎街垒起义的领导人之一。

割风——一位略通文墨的农民，孤身一人，耿直爽朗，乐于助人。因经营破产，靠拉车谋生，后到一座女修道院当园丁。

吉诺曼——马吕斯的外公，一位老绅士，自傲矜持，固执愚顽，脾气暴躁。

目 录

第一部	芳汀	0001
第二部	珂赛特	0317
第三部	马吕斯	0589
第四部	普吕梅街牧歌和圣德尼街史诗	0849
第五部	冉阿让	1217

第一部 芳汀

DIYIBU FANGTING

第一卷 义人

一 米里哀先生

一八一五年，迪涅的主教还是查理-弗朗索瓦-卞福汝·米里哀先生。他年事已高，有七十五岁左右，从一八〇六年起，就到迪涅城担任了这一职务。

这个细节虽然同本书的正题毫无关系，不过，事事务求准确，在此提一提他到这个教区就任之初，关于他有些什么风言风语，也许不是白费笔墨的。一个人的传闻无论真假，在他的生活中，尤其是在他的命运中，往往和他的所作所为居同等地位。米里哀先生的父亲是艾克斯城法院的推事，即法袍贵族。据说父亲打算让他继承职位，在米里哀十八九岁，不满二十岁就早早为他完婚，这也是法袍贵族家庭相当普遍的习俗。查理·米里哀虽已完婚，据说仍引起不少非议。他身材虽然不高，但是生得相貌出众，风度翩翩，谈吐俊雅风趣。他的整个青春，就在交际场和情场中消磨了。后来爆发革命^①，事态急遽变化，法袍贵族家庭遭到摧残、驱逐和追捕，都四处逃散了。革命刚一爆发，查理·米里哀先生便流亡到意大利。他妻子长期患肺病，死在异国他乡，没有留下一儿半女。此后，米里哀先生

^① 指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。

命运又如何呢？法国旧社会崩溃了，他的家庭破败了，九三年^①发生了一系列悲惨事件，在远方的流亡者看来，也许倍加恐怖和可怕。凡此种种，是否使他万念俱灰，萌生了出世的念头呢？一个人在天下动乱中，身历其难，家道衰败，还可能处变不惊，然而在无忧无虑的温馨生活中，突然遭到神秘而可怕的打击，往往就会心死而一蹶不振吧？谁也说不清楚，只知道他从意大利回国，就已经当上了教士。

一八〇四年，米里哀先生当上百里鸟乐的本堂神父。人已老迈，终日深居简出。

在皇帝即将登基加冕^②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为本堂的一件什么小事，他到了巴黎，为他的教徒陈情，见到一些显要人物，其中就有斐茨红衣主教。有一天，皇帝来看他舅父，正巧这位可敬的本堂神父在前厅候见，两人不期而遇。拿破仑发觉这个老者颇为好奇地看着他，便转过身来，突然问道：

“这个老人是谁，这么瞧我？”

“陛下，”米里哀先生答道，“您瞧一个老人，而我却瞧一位伟人。我们彼此都能开眼。”

当天晚上，皇帝向红衣主教问了这个本堂神父的姓名。事过不久，米里哀先生便得知委任他当迪涅主教，不免深感意外。

此外，关于米里哀先生早年生活的传闻，有哪些是属实的呢？谁也不知道。革命之前，很少人家认识米里哀这家人。

小城市里嘴杂的人多，动脑筋的人少，初来乍到的人就得容忍，米里哀先生也不例外。他虽然贵为主教，也正因为是主教，就得忍而再忍。其实，把他名字扯进去的那些议论，也许仅仅是议论而已，无非是谣传、流言、闲话，甚至连闲话都算不上，按照南方

① 1793年是革命达到高潮的一年。

② 拿破仑于1804年12月2日称帝加冕，1805年称拿破仑一世。

人生动的说法，就是“胡诌八扯”。

不管怎样，他到迪涅担任教职并居住九年之后，当初小城和小百姓议论的话题，所有那些闲言碎语，全被深深地遗忘了。谁也不敢再提起，甚至都不敢回忆了。

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，带了一个老姑娘，名叫巴蒂丝汀，那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妹。

他们只有一个用人，称为马格洛太太，与巴蒂丝汀小姐同龄。她先是“本堂神父先生的女佣”，现在则有两个头衔：小姐的贴身女仆和主教的管家。

巴蒂丝汀小姐身材又高又瘦，肌肤苍白，性情温和，整个人理想地体现了“可敬”一词的含义，因为照世俗之见，一个女人必须做了母亲才能受人尊敬。她天生就不貌美，一生尽做善事，临老整个躯体呈现出一种洁白和清亮，年龄越大越具有我们所说的慈善之美。年轻时瘦溜的身躯，到了中老年就变得透明。这种通透空灵，令人想到天使。与其说这是位贞女，不如说这是颗灵魂。她这个人似乎是由影子构成的，仅仅略有一点肉体来显示性别，略有一点物质来容含光亮。大眼睛始终低垂，这便是一颗灵魂留在人间的缘故。

马格洛太太是个矮矮的老太婆，又白又胖，身体臃肿，整天忙忙碌碌，总是气喘吁吁，首先是由于操劳，其次是由于患了气喘病。

米里哀先生到任时，安排住进主教府，并按帝国法令的规定，接待他的规格仅次于驻军司令。市长和议长先来拜贺，他也去拜见了将军和省长。

主教安顿下来之后，全城就等他布道了。

二 米里哀先生改称卞福汝主教

迪涅主教府同医院毗邻。

主教府大厦非常气派，是上世纪初用石料建成的。兴建者亨利·彼惹大人是巴黎神学院博士，曾任西摩尔修道院院长，一七一二年当了迪涅主教。这是一座贵族气象十足的府邸，处处都显得华贵：主教寝宫、大小客厅、正室偏房，样样齐备；正院非常宽敞，有圆拱回廊，是古典的佛罗伦萨风格；庭园则有参天大树。楼下朝庭园一侧有一条长廊，装饰得富丽堂皇，亨利·彼惹主教大人于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，曾在这条长廊宴请过下列几位大人：

安白朗亲王——大主教查理·勃吕拉·德·让利斯；
 格拉斯主教——嘉布遣会修士安东尼·德·梅格里尼；
 法兰西圣约翰会骑士——勒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道院院长菲利浦·德·旺多姆；
 旺斯主教——弗朗索瓦·德·贝尔东·德·格里翁男爵；
 格朗代夫主教——恺撒·德·萨勃朗·德·福卡吉埃大人；
 斯奈主教——奥拉托利会修士；
 御前普通讲道师——约翰·索阿南大人。

这七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，一直挂在这条长廊大厅里，而“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也用金字刻在厅内一张白色大理石案上。

医院只有一层楼，既狭窄又低矮，庭园也小得可怜。

主教到任三天之后，便去观察医院。事后，他派人去请医院院长赏光到主教府来。

“院长先生，”主教问他，“现在您有多少住院病人？”

“二十六个，主教大人。”

“这正和我数的一样。”主教说道。

“那些病床，”院长接着说，“一张挨一张，太拥挤了。”

“这正是我注意到的。”

“病房都是小间，空气不易流通。”

“这正是我的感觉。”

“还有，即使出一点太阳，庭园也太小，装不下要康复的病人。”

“这正是我心里想的。”

“还会有传染病，今年就流行过伤寒，两年前流行过粟粒热，有时患者数以百计，我们简直没办法。”

“这正是我考虑到的。”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，主教大人？”院长说道，“只能这么将就。”

这场谈话，就是在楼下长廊餐厅里进行的。

主教沉吟片刻，突然转身，对院长说：

“先生，只拿这个厅来说，您看能放多少床位呢？”

“主教大人的餐厅！”院长不禁愕然，高声说道。

主教环视大厅，仿佛在目测计算。

“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！”他仿佛自言自语，接着提高声音说道，“喏，院长先生，我要告诉您，显然出了差错。你们二十六个人，只有五六间小屋，而我们这里三个人，却占了六十个人的地方。肯定出了差错。您住了我的房子，而我占了您的。把我的房子还给我吧，这里才是您的住所。”

次日，那二十六名可怜的患者都被接到了主教府，主教则搬进医院去住了。

米里哀先生没有一点财产，他的家庭早已在革命中破产了。他妹妹领五百法郎的终身年金，住在主教府里，也刚够她本人的用度。米里哀先生作为主教，每年领取一万五千法郎的国家俸禄。他搬进医院里居住的当天，就最终确定了这笔钱如何使用。具体分配，有他亲笔写的一张单子，现抄录如下：

本府开销标准单

小修院教育费一千五百利弗尔^①
传教会津贴一百利弗尔
迪迪耶山遣使会修士津贴一百利弗尔
驻巴黎的外国传教会津贴两百利弗尔
圣灵会津贴一百五十利弗尔
圣地宗教团体津贴一百利弗尔
慈幼会津贴三百利弗尔
阿尔勒城慈幼会津贴五十利弗尔
改善监狱费用四百利弗尔
改善囚犯待遇和救济费用五百利弗尔
解救负债入狱的家长费用一千利弗尔
本教区穷苦教师补助津贴两千利弗尔
为上阿尔卑斯省义仓捐款一百利弗尔
为迪涅、马诺斯克和西特等地贫穷女孩免费
教育妇女会捐款一千五百利弗尔
穷人救济款六千利弗尔
本人用费一千利弗尔
总计一万五千利弗尔

米里哀先生在迪涅担任教职期间，几乎没有改变这种分配办法。正如我们看到的，他称之为“本府开销标准”。

巴蒂丝汀小姐奉命唯谨，接受这样的开销方案。在这位圣女的心目中，米里哀先生既是她的兄长，又是她的主教；依据人性是她

^① 利弗尔：法国计算收入的货币单位，相当于法郎。

的朋友，依据教会又是她的上司。巴蒂丝汀小姐爱他，对他敬佩得简直五体投地。他说话时，她就俯首恭听；他做事时，她就追随左右。唯独女佣马格洛太太有点怨言。我们也看得明白，主教先生仅为自己留下一千法郎，加上巴蒂丝汀小姐的年金，每年一千五百法郎。两个老妪和一个老翁，就靠这一千五百法郎度日。

不过，主教先生还能设法招待到迪涅来的乡村神父，这当然多亏了马格洛太太处处节俭，巴蒂丝汀小姐精打细算。

到迪涅三个月的光景，有一天，主教说道：

“这样下去，我也难以维持了！”

“我说也是！”马格洛太太高声说，“省里每年应当给的城区车马费和巡视费，大人连要也没有要。从前的主教，都是照例要拿的。”

“对呀！”主教说道，“您讲得有理，马格洛太太。”

于是他提出申请。

事过不久，省议会审查他的申请书，投票通过每年给他提供三千法郎，款项为：“主教先生公共马车费、驿车费和教区巡视费津贴。”

这件事引起当地士绅的非议。其中有一个帝国元老院的元老，为了发泄冲天的怒气，还给宗教大臣比戈·德·佩雷姆内先生写了封密函。此公从前就是五百人院^①的议员，曾投票拥护雾月十八日政变，住在迪涅城附近的富丽堂皇的元老府邸里。下面是这封密函原文的节录：

……车马费津贴？在一座居民不满四千的小城里，有此必要吗？驿车费和教区巡视费津贴？首先要问，何必巡视呢？其次在这样的山区，怎么通驿车？根本没有车道，只能骑马。阿尔努堡的那座杜朗斯河桥，也只能过牛车。

^① 五百人院是根据1795年宪法由两级选举产生的议会。

这些神父无不如此，又贪婪又吝啬。这一位初到任时，还装出至善圣徒的样子。现在他的所作所为，同其他人一样了。他像从前那些主教那样要摆阔气，要给他配备马车和驿车。哼！这帮臭神父！伯爵先生，只有皇上替我们清除白吃饭的教士，事情才会好转。打倒教皇！（当时同罗马的关系闹翻了。）至于我，我只拥护恺撒……

事情成了，最高兴的还是马格洛太太。

“喏，”她对巴蒂丝汀小姐说，“主教大人先考虑别人，但最后总得顾顾自己。慈善捐款一项项都有了着落，这三千法郎可是我们的了。好啦！”

当天晚上，主教又开了一张单子，交给他妹妹，列出以下几项：

车马费与巡视费津贴

供给住院病人肉汤补贴一千五百利弗尔
 为艾克斯慈幼会捐款二百五十利弗尔
 为德拉吉尼昂慈幼会捐款二百五十利弗尔
 弃儿救济款五百利弗尔
 孤儿救济款五百利弗尔
 总计三千利弗尔

这就是米里哀先生的支出预算表。

至于主教的额外收入，诸如婚礼布告费、宽恕费、简行洗礼费、布道费、教堂及小礼拜堂祝圣费、主持婚礼费等等，他总是取之于富人，给予穷人，讨得急也给得快。

时过不久，捐款源源而来。富有的和贫穷的都来敲米里哀先生的院门，有的来施舍，有的讨施舍。不到一年工夫，主教既成为所

有善施的司库，又成为所有苦难的账房先生。大笔大笔钱经过他的手，但是他丝毫没有改变生活方式，也没有增添一点所需之余的东西。

事情远不止这样。由于下层的穷困总是多于上层的博爱，可以说钱到手之前就全给出去了，恰似水洒在干旱的土地上，他收到钱等于没有收到，从来留不住。于是，他又节衣缩食，打自身的主意。

主教颁布告，发公函，照习惯总在顶头写上自己的教名。当地穷人仿佛出于感戴的本能，在这位主教诸多名字中，挑选一个对他们有含义的，只叫他卞福汝^①大人。必要时，我们也要这样称呼他。况且，他喜欢这个称呼。

“我喜爱这个名字。”他说道，“卞福汝冲淡了大人的尊号。”

我们不敢说这里描绘的形象多么逼真，只能说近似而已。

三 好主教摊上苦教区

主教先生的车马费化为救济款，他并未因此减少视察。迪涅教区是个累人的地方，平地少，山岭多，如刚才所说，几乎没有道路。总共三十二个堂区，四十一个司铎区，两百八十五个小区。这些地方都巡视遍了，确非易事。然而，主教先生却办到了。去近处他就步行，平川路就坐乡村马车，进山里就干脆乘驴去。两个老妪一般陪同，如果路上太颠簸，他就独自前往。

有一天，他骑驴到达旧主教城色内兹。当时他囊空如洗，不能雇用别的坐骑。城市长官在主教府邸门前迎候他，直眉瞪眼地看着他从驴背上下来。几位富绅在他周围嘿嘿讪笑。

^① 卞福汝为法文“受欢迎”一词的近似音译。